壯悔堂文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三

賈開宗靜子　選　徐隣唐爾黃
同里　徐作肅恭士　閱　宋犖牧仲

書

答張天如書

承示閩漳事有關於灣糧者即當轉白家大人閩漳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離今乃以軍國如許重務搏一快已此其心術豈尚可問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

逐也其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
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
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
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季來廟堂艸野
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澗松位置失次以致
鳴鏑在郊戎馬飲河誠宜大破籓籬收拾材賢
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息怨之
言借忮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夙負處士聲
有咄咄持空函以遯之者不止閣漳一輩說者

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禍狄藥宋儒之凋迂訓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循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真切之言）貴鄉虞山之爭校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借及之家兄意亦如此秀郎近爽與縣頗有坦腹之致

知鄒公所欲聞也不盡

中有正論　靜子

答周中丞書

承示省訟懃懇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齊倒屣位不曾懸隔顧猥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使爲伎所刼僕實教之而因以爬垢索瘢甚指議執事者僕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累也使執事無可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鳴珂不廢酬答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即不徵伎庸但已

乎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間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後半歲乃聞其却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如從教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今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若常獨昔昔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竊冀日或邀若必不得遂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背中丞之貴方且奔命恐

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則以（究轉盡意）
三百金之貲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胷
中必自有説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士君子立
身行己自有本末反覆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侃侃言之）
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為此使所笑而又能以生
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使倆遂頤指而使之
耶惟執事垂察不宜

中丞名仰李姬曰是故以八座父事魏璫者
耶却其金不往事本奇筆下更寫得委曲生

動靜子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　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交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日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

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叟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

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訴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旋而切）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

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予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巳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

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頌下交天下士而屢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恭白心事眾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為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攸機一動長伏草莽

毖一步急緊一步

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酧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宜

已乎見及之矣不幸言而中嗟哉

應上執折

此書爲朝宗黨禍之始幾殺其身然其文其人千載而下猶想見之　靜子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隳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閫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

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戢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蘚病疢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癃廢爰以采薪之憂未果盡瘁顧念高厚未酬報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

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汎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鴟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餙威夙飽飛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胥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荊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

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乇況陪京　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彊埸廊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于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嶽道路

（又以交情究轉一層寄望之）

（愈深責之愈嚴）

之口發爲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處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豎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帝蹄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猶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癸未侯子居金陵寧南左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馬明遇知其爲司徒公舊部請侯子從說之侯子固陳不可乃即署中爲書以付司馬馳致之寧南後一夜侯子聽友人云議者且倡內應之說遂以書抵議者而行侯子禍雖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寧南旋得書而止余嘗見其回司徒公稟帖卑謹一如平時乃知寧南感恩原不欲負朝廷者駕馭失宜以致不終深可歎也偶遇侯子舟中觀此書

感而識之乙酉三月楊廷樞記

銀鉤鐵畫真正大經濟文章凡有目者皆能見之靜子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善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焉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藏著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齧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聊此昔人之善言焉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為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

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備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有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全乎八家又不用史漢　恭士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

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峩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如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遥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突見

斷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敢令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㑹不怪哉項見足下所爲桂周張湯諸論奇雄圓鬯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飄緲行文之肯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開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

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
横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
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足
下以爲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
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毎見必稱佳僕竊自喜
又得同學吳君伯脩日來過索盡日且酧和數
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
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
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

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實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㭁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渾渾寫來直侶說話眞所謂了然於心手者

牧仲

皆從自得中說出正如披裘覺煖握冰知寒

爾黃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其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匆匆別去無由相爲款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之處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冑胤中人也（以不甚相知故托賈）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君得其爲人方識許寫得有氣數）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門（若）去日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

學又聞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去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稿卷皆謹守未嘗輒啓以視世之朝淡莫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扃藏未必盡書藉而必欲發視者何嘗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請其父者吾將借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

也葢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

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産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

金千四百鍰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

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

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

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

耶吾將介定空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

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葢其先公請之以歸

者欲廣其教也必不扃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

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搆三楹之閣於其又刪哉云作[illegible]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搆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剏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敎自文字中得力語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與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褻此固足下之所本要急

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方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而或以藏沒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而益以相傳於無窮又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搆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梵而況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篋以二十非可懷袖

提貧以來脅然而止於耄者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豈子皆將携妻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讙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闒茸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乎盛哉或足下歲時款[illegible]豐

以名忻之

文凡數行總只一氣

則田氏廢圃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躑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即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園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秘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而秘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

又○擬○折○

上溪下來○必欲其人之感動

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翻覆沉痛皆爭扼要有令人不得不動者眞射鵰手　恭士

與王仲晃論物命書

承示犢見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意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背輕言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弑力爭者至於夭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爲已身之責

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於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决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懽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

而託之人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愼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於敗對凡有以驅除其强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僕讀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楊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顥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是下怨發爲汗漫悠忽之言人稱開之亦甚乎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者多而自强知道理者

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逆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强者暴者豈復可驅除材者貲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則而御之觸類而窮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紀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犢者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强使爲友既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犢必不死即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既委足下之手而猶使

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故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書在韓歐之間有開闔有照應　○辯　恭士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足下已肉食域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譬乎客言而不能辯也若其遂謂狗豕之無擇而滂然沛然輒一盡而數豆則吾愈益喜蓋足下之惑也久矣今小悟則小嚼大悟且大嚼足下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世又素好佛而甚昵於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爲佛或反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

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廼也吾所爲足下慶者
乃以其可去貪而却吝也郡之人有張翩者不
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翩爲友雖未知其所得何
若然其人篤行寡欲類有道者足下曩云吾獨
不得翩者而髡之而坐之於西郊之大梵餞之
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郡人士
女吾亦且聊去其髮搦而持齋戒拜跪於其旁
形神目黎
稱弟子示請自醜婦孀乎觧之粟可立致也足
下既言之而悔然吾已察知足下之貪於其

人之中矣又嘗簡髮而擲數米而炊以教足下（提轉入）之妾曰殺生者將有以報也妾稍稍行之久乃愈益審其妾相與言公不肉食於家而肉食於外此特給我以嗇財耳足下自是而或食於戚人之家或食於逆旅亦遂以舍肉矣然吾嘗陰覘之足下每日動而顧張又輒食而變其箸數（爲得靜予曾哭會笑）顧望其老僕若重有所不足者嗟乎足下奈何其至於此哉（提轉）足下讀書三十年老而不遇嘗自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而今亦已矣又深閱天

下之變以爲得喪成敗不過如此誠能一旦捐舍盡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茹苦甘淡入深山而去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割斷決絕毅然大丈夫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即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下幸而（參此一複）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鬚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禿以濟其貪與吝不過世俗之鄙僧（轉入張翺）耳豈不重可姍笑耶足下又嘗云張翺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聞示以隙而不

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酈氏之隗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用而反出之也今旣不可吾將去而自見於通都大邑之間登壇講說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尸也而何以酈之戔戔爲吾曩聞足下之言而足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夫張酈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酈爲囮酈固不肯卽有之邑人信焉縱不得財亦未爲害以足下風昔之狂名而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

博之才而聚天下以𩥍馳天下如鶩豈待再計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顛且跛者聾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攜持其子者而莫不繽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今天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全剿除而梟魁喜事之徒皆復混身於緇流以僥倖而竊發重臣之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斬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蔭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曰妖而執而俘之足下

其有以自解耶嗟乎悔無及矣夫足下不幸而
爲浮屠氏之鄙尭又且甚則不免於妖以逮於
[illegible]背自不肉食始足下之不肉食也爲以自信（總○筆力千斤○即放下歸到志誠援上有）
耶抑以取信於物耶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貪而（以下根一段引一段打）
却吝足下胸中且曠曠然落落然雖饕吞狠藉（轉入又擘一句從擘上妝極盡神致）
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而啜菹飲朮而詫孟
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
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懺
誦不輟魚將見之而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矣

何也兵莫憯於志而物囿甚畏乎其誠也吾少

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

佛則以為禍淺而末之盡豈樂以此詆阿足下

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沉苦可憫未有不去

月峯云

文法每貴變承頓挫有姿態如此錯錯綜綜

吝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於世之攻

一層一層婦綿如雲之入山畫　月峯之論

取者而足下乃曰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

嫗而又若無其術卒為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

不迓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穴者他人多

厚　轉

旋出頓挫最有脈味

中之於饕吞狠藉血肉紛挐而足下顧以茹苦

啜菹飲水託盂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人偕
狂呼叫色殷而氣憤而切其脉以為其病寒有
人四支奄閉鼻冷而陰蹶而切其脉以為其病
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域自以
為今者足下之扁鵲也豈足下五十七年之疾

何等力量 至末俱有全力

纏綿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耶域與足下

渾然悠然

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賀若其日凡幾食食凡

是昌黎敘

幾許果能盡所遇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

非蘇氏敘

之示我也

是昌黎文中第一果有識者必不河漢吾言

恭士

再與賈三兄書

足下肌膚之病除矣而腠理之病未也賊不深言而痛攻之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敘再書之故）兒子聽年十三立於旁曰大人數言賈丈賈丈且疏盡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吾曩（便○熟○）與足下飲於郭村之墅足下醉仰天而歌旣而（述知己一段）悲執余之手而熟視曰吾與子平生之交若吳伯裔及其弟胤與夫徐四作霖者皆死矣而吾且老天下卒無有多讀書能知我者幸子在耳

因泣下久之復飲吾憶之若非日云者足下當亦不忘也所云多讀書吾不敢當如云知足下則吾固誠知之吾聞古人所爲相知者非貴知其美乃貴知其病也吾誠知足下而不爲足下言之是卒無有爲足下言之者而足下卒不得聞之也且足下深許我之知之而我卒不爲足下言之是負足下也豈惟負足下是殆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也負足下吾不敢負足下而并負吾昔之友吳君徐君者吾尤不敢是以卒

大篇入手委折婉轉深

情使足動人

鬱厚

痛攻而深言之足下搶搶攘攘嘗若苦入口之累歲日之促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不貪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夫足下豈真欲富者耶使足下真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干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優得之者舉謝不往也

一段守不貪之富八百言一氣不斷

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為之者莫不為之吾過足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菜煅之可為水銀

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逡巡立不進而足下之亂于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罔以耗十之五矣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盂好方士則揮塵而玉其柄戴冠而簪其藥若辛若酸之諸味辨乃始談鎗公若銚若鐺之諸器備乃始煅爇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几榻屏案丹青赭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

耗十之三矣足下既專心生財之術則必益不

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費勢不得不假手於

婢僕婢僕習知足下耽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

中飽以欺足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二矣

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更

出門如臨邛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

不皺或卒困無所得得矣而不能改前所爲輒

復散去而足下竟以貧嗟乎足下非求富者也

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試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

爲之之道致貧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耶庸更知其非患貧者耶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識矣非域交深誰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白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貧耶吾豈謂足下能饑而不食而寒而不衣哉如此則足下蓄藏蓋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比於古爲士者之恒產亦已過豐苟人無留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租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善足下久矣盡其

餘○詩○聯○稅 文○損 句○以○控○爲○稅 放

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戶而用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美帛烹葵剝棗薰鼠取貉歲旹伏臘處此室而饗朋酒相勞苦自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挹漿約戶交譎噭噭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者耗之而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爲準者固秋毫具在也本不貪何願富雖然恐

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用也蓋足下之病從

再辨

一段省集李

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是

之狀亦我入百言

下一身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人之有僕妾以省勞也足下更代挑其僕妾之勞而奔走作役無不爲矣凡人數動則心煩心煩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主吾見足下卧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遶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吟囈呻呼夜必數四

嗟乎吾不謂足下之攖吾寧而滑吾眞遂至於此也（再一折入證）顧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爲以事微之吾昔從足下自村中來距城門甫十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足下忽顧其僕曰疾驅之疾驅之前寧而後擁篋笥更下者三里而足下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擧數仆徙倚之（入上段來遲應然法已退遲是以自叙中補）間目暮城闔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共（叙飛揚筆有餘地）足下宿逆旅氏逆旅主人有獻巵酒者旋注火且熱而足下數身自起視提撥嘗試以察其爲

煖手觸器覆酒竟潑火亦以熄卒不得飲時方祁寒而同舍有劉生者甚慫足下足下又好從惡少年遊授以房中靡靡之歌久之浸爲所侮相與戲夫紿詛以爲笑足下怒則益隨而笑足下乃更大怒不止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舉止轉以錯亂槩可見矣忙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貿也貿貿然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者嘗力以爲不可足下亦幸而守三畝之[illegible]

緊煞

怒掉此段幻化有神

治一儀二妾耶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召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餘波）矣此固古將相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事且大事猶不可忙而況於無事耶（頓）抑吾所爲足下慮更不（再入一步以進步爲）在此（餘步）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豈盡無所得耶而乃幾耳順而有童心倏疑倏信旋否旋然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一連下）無乃非可則可象之義耶近且又口瘏手痒操瑟而求竽并吾之所

許以求榮干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心忙則形神力*疊兩矣字亦是健承法甚有姿*氣之屬應矣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日求之於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徙而不安而向之所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熒惑足下而耗之*收有力細看邪*者將又乘間而窺相續而入矣然則足下尤先*亦從兩矣字跟下更勁以其妥帖足依我落*省無事之忙而後可以守不貧之富也二者誠*深也*去則足下久久病雖死不發而乃以其安逸之身*轉到此是何等筆力*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而

出之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足下老
此一句予所
矣宜益勉自愛吾少足下二十有四歲比遂嬰痛髮白嘗自歎無用思刻苦爲文章庶幾萬一傳其後而其亡友吳君徐君者皆有遺書未就
頓挫嗚咽
若有餘力必爲探討收輯之念非足下無可與共事而乃以二痛糾纏痼廢吾何望焉嗟乎伯齋伯徵死而其子材弱無傳人矣獨徐四有弟曰作肅者亦吾與足下之故人也近益多讀書
到頭却悠然
能知足下足下如不深信而三思吾言曷過作

爾問之○

寫靜于入神規諫計畫已無賸義尤妙藏工

細於渾朴但覺蒼茫不見刻鏤不讓首篇矣

○首篇淺此篇深首篇畧此篇詳亦次第不

得不爾　恭士

再與賈三兄書

冬夜病目方寢而友人范召氏至感憤悵惋坐移時乃詳謂足下傳書而載及所不當與之人爲輕聖人之道以自便其私余察其色愠而意頗厚轉取而視之其言信吁嗟乎無乃甚矣何足下病加於小愈而竟入膏肓焉之弗可砭也余是以瞿然躍起撥火而披裘拭目而去翳勢不能以旦急呼童子秉燭爲書與萬一或然之救於足下昔楊子雲著書成而富人載錢十萬

求附其名子雲不肯者今足下之得固若是其多耶亦有其半耶孔子作春秋而高弟子若游夏乃不能贊一詞足下之書固非春秋比然嘗學聖人矣亦必有一二語幾於道者而顧使天下之販夫傭徒皆參錯於其閒是孔子之會夾谷當途與優侏相登降揖讓也斯亦猖狂悖亂之極也已矣且足下之傳書以明道也而范召氏之言曰是殆漁列市人之名姓以便讐也以聖人之道而營錙銖之利吁嗟乎無乃甚矣然

（逐　股　綈　佚）
（卷）
（若　引　言　以　嘶　正　於　參）
（錯　引　言　上　得　虐　始）
（再　入　范）
（陂　兩　古　一　令　緒　落　揺　生　癸　生　波）

則足下之爲此也固誠以其名則道者實覬利耶抑或有見於聖人之道大有以四子書設科以來舉凡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皆借聖人之道以自成其私而此又特其小者也雖然其責之深者其望之厚余務期足下以明聖人之道者也非欲足下驟然自其於借聖人之道以成其私者也前十年足下爲書而先輩官吏部者至欲劾足下由今度之果耶其非耶余無吏部之權獨爲足下誦詩耳行露之章曰豈不夙夜

前已盡故不詩爲訊

畏行多露言謹微也還之章曰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言其交錯捷利而不自知其非也足下而不能爲詩則已足下而能爲詩者斷章取義可以思矣吁嗟乎何其甚也若夫足下之書則辭渺而義博矣而亦有率以蕪者今皆不可以言俟足下省察更詳說之

有所悲慨而言故詞氣激越然正有飄然之

致恭士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數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徐二三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濟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歎頌不能置令有所欲言伏惟公子聽之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旣薨有願公子出而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侶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

寫得盡意

令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為克佀太保此
不惟不佀而固巳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
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艮苦今公子
善病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
貽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
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
人之名僕竊為公子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佀
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為
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相之子乃甘為

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即如諸人所云亦不過倣太保在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佀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佀太保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强同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佀而必出於不可得之數以爲聊佀其外者何也夫克佀之道在於守道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才多收古今書籍以交結之力閉戶力學

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必不侶太保即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侶之也某皇恐再拜

悉事入情文筆之妙不必言　靜子

與吳駿公書

十月朔日域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域凡駑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為天子貴近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曾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藜棲遲海濱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際信可悲也然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美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近者見江南重

提起一篇

臣推轂學士首以姓名登之啓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學士必素審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竊以爲達權救民有志匡濟之士或不須盡守硜硜獨學士之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

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為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定○轉○透○暢）士少年皆已為之今即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仕周耶律楚材仕元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僅能建豎兩人心迹亦良苦矣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果遂如兩人否其不必者一也即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雲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譬有

東隣之寡見西家財業浩大孤弱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顧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徒子仰母慈奴婢秉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顧其若東隣何其不必者二也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一念之逢萌梅福不過如此不然則怨猿鶴而負松桂北山咫尺耳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間耶十年以還海內典刑淪沒殆盡萬代瞻仰僅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稍開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專

聚前說道理意外文章妙絕

四鄰躑躅卒不敢以不言萬一有持違節之說陳於左右者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域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願學爲古文并近日詩歌滏江迈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文之光芒上薄星漢○余見學士復侯子書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負艮叉其後當事敦迫卒堅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古矣 靜子

與陳定生論詩書

僕下里之鄙人也承下究以作詩之旨不知所對夜過陽羨聞足下論詩娓娓者三日固已悉其源流正變不止獨步江東殆何李旣往後天下一人也僕雖不能窺作者籓籬試自以其意妄爲足下道之夫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夜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即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尚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虫鳥

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涵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

先出此一段折倒泉論

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皆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

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精)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借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具眼)間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犖英英欲起照前映後借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閶闔冕旒固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

容非氣象耶推而至於太原眞人之裼裘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廻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今人往往好爲樂府僕謂如郊廟鐃歌諸題皆古人身在其間鋪張賡歌今無其事而輒摹擬之即工亦優孟衣冠而已若不求盡佀其音節又何必其題自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今之作詩者言風言情是已

此道鍾譚亦嘗論之木偶何嘗不類人形其爲木偶者無情故也風爲四始之一尤有關係然竊以爲詩本經術不同詞曲其大者陳無列微者道性情俯仰興會固自有風與情而必非世之所謂風與情也五七古律諸體皆如黃鐘如軒姚之琴用以根本壽尊宣幽鳴滯不可輕即惟七言絶句初無盛晚唐人已分兩種大白龍標自爲一種大曆而後劉夢得最爲擅場又自一種當時皆翻入樂部韻調出入無嫌輕婉然

亦須灝氣寫其遠情可也其年郎君他日必不
朽僕入越後見吳詹事偉業曹太僕溶姜行人
垓葉處士襄宋學使徵輿及西陵十子詩皆具
有源委幸致郎君就而講求之

論詩入微行文欲化　靜子

與槁木大師書

敬啓槁木大師座下僕聞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建豎未必無因藉其乘時取便卽庸人稍謹慎者亦自可就尺寸至於生平愛戀之處往往不惜以身名殉之而不能割然則獨毅然捐捨者乃眞英雄也大師少年生世卿之家百萬一擲粉黛連行每見賓客言楚黃梅公子者輒色動也未幾與僕遇金陵則蕭然布素無豪俠態而大師意若有

餘蓋是時已捨富貴矣然而馳騁南皮之豫賡和東堂之詠大師復以文章走天下夫慧業之與貪業雖稍不同其為業一也至於聰明人夙因愛戀則更過之大師去富貴而得文章謂之轉念則可謂之能捨則未也已而乃散煙墨焚緗帙就官執金吾改形易影曾不驚顧此在他人為失其故吾在大師則勇於脫其夙因矣不意甲申滄桑而後大師遂并其妻子鬚髮而一切捨之也僕過江來問大師與户同聲皆舉大

師之故姓氏以告曰梅惠連建竪千秋名矣僕竊歎生人一身十九戀富貴十一戀文章即不然亦未有不戀其妻子與鬚髮者今種種皆盡是大師且捐捨其身矣何有於名哉即僕之以英雄名大師者亦非大師也（慨發語）然而儒者之聖釋氏之佛同一積累乃詣至極當其道成教立謂之佛與聖其初堅忍精進之日皆英雄也（卓有所見）不立見捐捨力豈能爲英雄不預鍊英雄根器豈能爲聖爲佛謬見如此不識然否僕邇來世網已

深沉迷萬狀大師諸相皆空雖不復分別故人
尚異於衆生中一體開示覺悟耳臨風皈依不
宣

朝宗文過韓歐此種學問又是韓歐不能道
静子

復孫若士書

向太丘李君自江南校士還過僕坐未定卽訊足下李君曰孫子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矣僕益竊歎足下非一時文士之比而眞能以道自處也旣而讀所論著則見足下勤勤懇懇發明聖賢之旨務欲迈天下之陷溺而又遺貽僕書曰其窮老且死然不敢忘斯文當勉立言以任之終其身簞簍繩樞以謝知己强乎犄哉昔許平仲有云名敎綱維不可一日不在天地

問苟在上者無人表章則在下之責也僕私以爲平仲見之雖明而守之則未篤矣（刻論實平論）誠知在下無異於在上即蘇門教授詎不足以拯陷溺之人心而爭道學之絕續也而必待祭酒一官耶究之平仲爲祭酒時其所成就轉移未嘗遠過於蘇門則是反多此一祭酒也（是）夫元世祖雄畧之主也許平仲大儒也而一時進退不過如此盍遭逢若是其難也（千古賢豪未免有失足之歎）今人即幸遇世祖而其義來或未必盡如平仲乃褰裳焉恐後以爲吾從

行道也亦惑矣然則足下果立言以任之而世於窮老且死殆乎仲之幾幾乎未及者也咫尺鹿城未遂展晤歸棹而怏怏者彌月錫余徐公僕竊傾葑并祈爲謝相念不盡

引平仲立論是借意卻極正當　恭士

答張爾公書

僕自患難歸里後舊遊零落久不通江左音問以爲足下已死去歲見所著書乃知尚在困徃喜呼賈三兒開宗告之開宗老且病感足下尚在喜極而泣僕又竊疑足下昔日寫黨人之禍文華曲折備極苦毒必無全理或有假足下名而著書以營利者急取反覆觀焉則種種見解議論悉折中於聖賢非足下不能爲自是而私心與幸足下之眞未死與萬一恐其已死而或有人假而

託之乃終日怦怦不休也前月抵江陰忽從陳定生處接足下手示定生又爲面述足下之道貌無戚於昔且盡得其十年來出處生死之槩始信斯文之未喪而足下果幸而留也足下云幸在後死尚須僕匡其不逮其庶不揣僕之鄙陋豈曰能之然亦有故人之意不敢默然已者惟是以海內之所仰望於足下轉爲足下期勉足下今日已無負前日但求後日復不負今日耳今日海內之稱足下者曰正學也清流也昔

者奸人秉國葢嘗欲錮而殺之足下能守死以無悔未幾故王採詢人望拔足下以禁近之官授之以講讀之任足下侃侃正論不回卽鼎移社墟猶間關存其初服不恐一旦委於草莽說者謂足下如此生平之事畢矣僕則以爲足下生平方託始於此何也足下道高名重苟一日未死則天下之仰望故人之期勉與夫足下所以自處皆未知其果能終焉與否而不可稍自寬假也譬之傀儡學技音節雖工面目非情必

侯筵終觴散始復本來足下前此不過習其音節耳自今以往乃筵觴時也觀場者固多賞音（盛名難副所宜三復）亦自不乏可不愼哉又艾千子已云亡矣其死時殊不草草足下前駁議其文章因及其行已驕愎其在當時固所不免但（是）驕愎千子之小疵大節士流所難言今日論定但宜爲賢者隱護也足下文集中可删此一則否并祈裁鑒不宣

寫出張君交情而議論更不可磨　恭士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已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契濶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譽必有所以自立而後夷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婁東寧犯清溪之不測蓋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胸中矣持此念以處世且歷千劫而不與而況此聚散浮沉之迹乎哉（見道語）遠示郎君佳篇喜其英紀承命勉為一序自慚固陋雖欲有所發揮而不能不過以少時聞之文正公者還為郎君述

之冀郎君留心黽勉異日得以繼文正公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越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至願也拜復依依不盡

尺幅中具有見解頗不寂寥　恭士公